

卷二

散餘資

賈母明大

義

復生藏故老沐
天恩



強歡笑衛蕙

慶生辰

死錦綿滿湘

閨兔哭



獨孤耶夫爲性
悲尤傷心着旨不官府切責周到出人爲性
是旁傷賈周到出人爲性
補是若得力來知本宣事必此爲性
却出遭人不力來知本宣事必此爲性
是勇法文人賈周到出人爲性
章說府化不然少詹奏本有無據措之體益
意心到喜伏於人爲性

了那年的祖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費珍見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費母聽了又急得
眼淚直流說道怎麼着。借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青皮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
塌下來了不消二年就元了據你說起來借們就一兩年竟不能支了。費政道若是這兩個世僕不動外頭還有那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着說着
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多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不肯應了。昨兒子也沒有調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
所出那底下的也養不起許多。費母正在憂愁只見費赦會費參一齊進來給費母請安。費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著費赦一隻手拉著費珍便
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費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等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丢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
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費政只得解勸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落淚的
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話。兒子又吩咐費政道這件事要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這好我們
替你們打算便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就呼聲驚吩咐去了這裡費政等出來又與費政哭泣一會都不免將就前任性
過從懊悔如今分別的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費赦年老倒也抛的下。獨有費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費參兩個也只有按着父親啼哭
雖說是兵荒馬亂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狠着心腸過去却說費母叶邢王夫人同了費赦等照例前做媳婦到如今積
攢的東西都拿出來老祖宗蓄積不少又叫費赦費政費珍等一一吩咐派了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交費赦三千兩。你拿一千兩去做你的腰袋使用留下一千
給太太家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了頭將米糧事還是我的
事你就拿這金子。費珍傳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費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
是都給費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獨厚鳳姐而不給珠兒之過也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費政見母親加分斷明晰俱跪下哭
着說道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愛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費母說別聽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
家人現在過戶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兩個人就設了你就行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有人各家事當便就罷不勝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
裏頭的也要尋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貪去如今雖說借們這房子不入官倅到底把這房子交了才好。那些田地原不確。清理該賣的賣該
留的。留決不要支派了做空頭找索性說了罷。高頭家還有幾兩銀子。老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藉沒人家必寄頭於數家倘或再有難事此如之為七十五回註冊
出來可不是我們躲過的風暴又遇了兩處費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費母的話一領命心想老太太的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
不長進的關係了。說借費政見費母勞之求着老太太歇歇養養費母又道我剩下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後做結果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服侍的了。頭費政聽到這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口顧兒子們託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還恩。春那時候就業業的治其家來以膳前膳後奉養
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費母道但願這樣才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聽我是個單舉堂。不借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有看你們轟轟烈烈一下不
到我看得都不禁說說笑。奉養方便了。有福人方如此那知道竟連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着裡頭空虚是我不早知道的。口是居移氣蒸移體一轉下不

得養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還不知這當我如追窮了便有心的要死我心裏想看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比祖宗還強能教守住也就罷了誰和他們爺做的是什麼勾當賈母是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來平兒是我水回太太賈母沒有說完賈母聽到底便問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喫這些冤家竟要廢死了氣急絕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去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媳婦去就是小不必老太太親自過去呢倘或冉傷起來老太太身上有些兒不好叫兒子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戶得出來料理兄弟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跑去這裡賈母纔叫管家等家人拿風姐給了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破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急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睜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面慚愧先前原打算賈母等他不疚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睡心內一竄覺那撫蓋的氣略鬆動的便要扎挣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道含淚我從小兒過來是不太怎樣樣及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持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殺在老太太跟前盡顯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帮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着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吃茶茶今日老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又折上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嘆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闹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不知非獨受也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財懶散的人貪財如今被抄盡半自然辛苦又怨人埋怨正是難不欲生的時候如今賈母仍舊送他王夫人也吸喰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就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託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了頭盡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太太太寵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這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一語所包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是人哭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晏悶反到勉強說幾句寬心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裡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瞧見兩處哭聲賈母實在不忍聞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覲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其驚驚等能用百種言語勸解我說着且安慰不言賈政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領去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死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喊鬼哭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教子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與酒送行又叮囑好些國家幹忙勤臣力圖報國的話實政等分頭揮淚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口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說今日有意將榮國府榮國公的世職者賈政承襲後政仁李出於天性不止輕財淡與之也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門上人同他們分爭說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裝了有什麼喜報小人得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什什麼還難得你們太老爺閑掉了一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君在放過宥罪還賞給爺襲了這是十載難逢的怎麼不給長錢正闢着賈政回門上回了雖則歡喜却是哥哥犯事所致反為感激涕零赶着進去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曉得世職復員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動勃報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好露出來且說外面而這此趣戲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還來不來如今賈政復知喜春尚好大家都來道喜親友道喜并前去一來凡三見作者可謂所蓄盡致我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愛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不知感激天恩子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府第富貴園子備摺奉請入宮內廷降旨不必賈政傳放心回家以後姑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

人們見賈政怎麼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母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以支應費她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家人怕賈連環機都裝作做事甚麼假來各自另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斬殺到此恰遇榮府璽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王子使時常空手奉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眾人嫌他不肯隨和就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酒事並不當家也因爲他真心無余計也是以有角賈政道隨他去罷原

是甄家萬物不好意種孽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教來驅逐家人又在賈璫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費璫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耐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遊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子那人道他家怎麼能取聽見說裡頭有位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些狠毒的市井之人見況且我常見他們住來者都是王公侯伯那裡沒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君前任的兵却是他們一家難道有這些人多誰底不來麼那人道你住這裡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貴夫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迹再無你道怎麼樣請最負恩從旁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人說他護衛一家便很重的跌了一腳所以纔到查抄了_{我道良心其人早於一百零一年已見大喜也}你知道如今的世情選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着聽的明白心下暗想_{這勇}天下有這樣恩怨的人但不知是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關上帶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站着只見那人輕輕的說着這來的就是個貴夫人了包勇聽了心中懷恨起了酒興便大聲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貴家惠了_{包勇}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人補出外極_{這勇}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俗們家裡見了他罵他幾句他竟不敢答言那學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鬧禍不得不回_{這勇}聞報進去趁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曹氏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多事前_{這勇}吳夫子_{這勇}人間事發台站海疆幼力家人多事前_{這勇}行走今眷戀妙又且爲子文打死何三張本_{這勇}那包勇真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便是亦護主宣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子房_{這勇}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強徵笑斷無聲全長

死縊繩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奉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_{大觀園回憶}此不堪寒涼_{此不堪寒涼}因園子接通尤氏借春住宅太覺淒愴無人送將司勇罰看花園此時賈政理家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裁止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喜鳳姐為賈母稱病王夫人等雖則不大歡喜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新王價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諉姑奶奶過了些時賈政各到當差地方特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挂念於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為寬心一日史湘雲出嫁回來見賈母這裡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是好史湘雲也將那裡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說金玉丟失不免大驚詫賈母又想起迎春死越覺得悲傷起來_{諸女之苦}並為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處請安問好華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哥害死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罪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得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了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纏沒的鬧了自安擔任相驗你奶奶自己縱橫裏面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遭薛家是怎樣了娘太守者蟲蠅過日為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裡尚未結局不曾娶親你那妹妹住大太太那邊也_{那邊}薛家苦琴姑奶奶為他的公公死了尚未滿月尚未取去二太太的娘娘是太爺一死鳳了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

這事是
後引出

又是打獵荒涼家自從抄家之後別無消息一時無人相安過三姐姐去了會有事回來商量母道自從嫁了去二老爺回了來說你三姐姐

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不日夜惦記爲着我們家連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了頭也沒有給他提還說吃誰有工夫提起他來如今

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裡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己過了個沒趣一天安逸日力你二哥哥還是這樣風風雨雨這怎麼樣呢湘雲道

我從小兒在這裡長大的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這一回畢竟改了樣子了我打聽我請了了些時不來他們生疏我仔細看來不是就是

見了我瞧他們的意願要先走一樣像的真闊不知道怎樣說說傷起心來了湘雲道中叔今日又不同令人做個破壞所以坐坐就到太太這裡來了寶母道這如

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輕兒的人還懂得我正要想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作一場清空湘雲道我相

起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嗎叫我多住幾天給他們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到做個好難次如今過門到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裡很伶俐狠圓滑如今

可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們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他也是怎麼著沒的時候他也是怎麼著帶着蘭台是靜靜兒過過

日子倒難爲他裏手既始終不相處別人還不離有碰破了連裡樣兒都變說話也不伶俐了其亦知手口已熟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怎

麼樣但是他嘴裡不說心裡要埋怨我有了相處說到那裡却把臉飛紅了寶母會意道怕什麼妹妹們都是無情了的說說笑笑再別箇

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能夠要又很高貴耐得貧賤纔好聽白女則寶母亦知你寶姐祖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亦歎氣不羈做氣

的你林姐姐那個最小的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此時人所知林一派因爲他老這

樣沒見識也就是小氣了後兒發了頭的生日我替你拿出了銀子來她急關開給他做個生日這應也叫他喜歡這天湘雲答應道太太說道根

是索性把那些姊妹們都盡請來大家叙一叙寶母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鴻鵠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

而慶生辰不過破舊行持出萬萬領去叫妻子女了出去一宿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又請了薛姨媽賀壽叫帶了香菓茶並請

李嬌娘不多半日李嬌娘繪來寶釵本沒有知道慶見老太太的頭不請薛嬌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吃寶釵心裡歡喜便是隨身衣服過去

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兒子寶釵並香菱都在這裡見李嬌娘等人也都來心想那些人當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嬌

娘好見了寶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姊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大人們都請坐下讓我們姊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到了一

錢一百從前之弟曾送金鎖行持出萬萬領去叫妻子女了出去一宿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又請了薛姨媽賀壽叫帶了香菓茶並請

李嬌娘不多半日李嬌娘繪來寶釵本沒有知道慶見老太太的頭不請薛嬌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吃寶釵心裡歡喜便是隨身衣服過去

請薛嬌娘李嬌娘的安禮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寶母處提起此時寶玉之子見湘雲喜

人要拜壽便喜慶道明日正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道你等告訴你們討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禮心下未

信口禮寶母合他母親道可憐贅了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一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太太太太們來大

家說說話兒薛嬌娘道老太太這時心裡縱容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近的生孫是二哥計難道二嫂

子就不疼了庶況且老太太也配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裡想道我說又林妹妹出了閣是嫁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靠近他他也不來

都進來大家看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趁女兒見口見他攝不許來說是借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

至說到我五

都說是

這才令寶輪到李統便擲了一下寫管寶道大奶奶得是十二金釦寶玉聽了趕到李紈身有病只見紅綠對時便說道這一個好看得狠就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直到自坐上心裡想這十二釵說全及金陵的怎麼這些人如今七八八小的就判了這幾個一復看看相害那雖說却只不是不見了寶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漱酒尚云不是真誰其信之恐人看見便說身上疎懶脫衣服去掛了繡出席去了這更相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裡不喜歡便去了又嫁那個今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統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停齊不如說我一杯寶母道這個今兒也不熟鬧不如捐了罷讓寶玉歇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了頭便把令盃放在席旁跟前寶玉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盃中轉驚呼道不要五那個子單翼轉出一個五來罵寶道不得我輸了費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嘴寶道免倒有只是我說不出曲牌來費母道你說免我給你謁管寶道這是浪掃草費母道這也不難我皆你說個伙角公莫拿驚驚下手的就是相雲便道白蓮吹盡是江秋風而已

此回行令一動眾人都道這句狼確費母道這今完了借們喝兩杯吃飯罷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裡去了還不來罵費母道換衣服去了費母道誰跟了去的那精兒便上來回道我是一面出去我叫大人姐姐跟了去了費母王夫人叫人去找來了小了頭兒到了親房只見在那裡搗蠅小了頭便問寶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裡喝酒呢小了頭道我住老太太那裡太太叫我的豈有在那裡倒叫我來找的哩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了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裡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裡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次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吃飯罷小了頭依然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然回了費母寶母道他本來吃不多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裡珍珠便向小了頭道你瞧見了小了頭答應著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眾人也不理會便吃飯畢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裡煩件狼何不趁他們喝酒借門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裡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現在這裡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口得聲著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兒上說話寶玉問道這小門關着是誰道天太冷不關的今兒有人出不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裡果子故聞著門等著寶玉便慢慢的走進去襲人忙扯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淨常沒有人不要撞見什麼寶玉便仗著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扯住不容他去妻子們本來說道如今只園子安靜的了自此那日道士拿了一枝去我們摘花打了果子一個人常走的「需要去借人多跟着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歡喜襲人也不便相強就跟寶玉進得園來口見滿目悽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台板瓦久已剝落遠遠看見一叢修竹倒攤在寶玉一想說我自歸時往往後邊出了園一連幾個月不復找到這裡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竿碧竹青翠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借們這管談話不覺得抬紅院走過了回過頭來用手指著道這纔是瀟湘館麼寶玉順著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正是過了度借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不是等着吃飯麼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著舊路竟往前行走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門及一載豈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寶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宣知寶玉只望裡走天晚了恐招了犯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不料寶玉的心性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赶上見寶玉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並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到有人裡傷心當聽見林姑娘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能還要聽去追子們赶上說道一面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裡路又隱僻

又聽得人說這裡林姑娘死後當晚有哭聲所以人不敢走的。問他子何其聲也。寶玉一聽說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流下淚來說林林
妹妹妹妹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你別怨我。這是父母作主。並非我心。又非負心。知解起說越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見秋紋帶着
此人赶来。還不快回去嗎。對襲人道怎麼領著爺到這裡來。你大膽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廂門上有人說着你同一爺這
裡來了。唬得老太太們了不得。跟着我叫帶人趕去。還不快回去嗎。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接着就走。一面替他拭淚。痕告訴老太太
著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送到賈母那邊。眾人都等着。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麼今
兒帶他園裡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戶口倒頭不語。寶釵看這寶玉顏色不好。心裡著實的吃驚。倒還
是寶玉恐怕襲人受委屈。爲寶玉思慮不移。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爲好些時沒到園裡逛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裡還撞什麼了呢。鳳姐在園
裡吃過大虧的。聽見那裡寒毛倒豎。說寶兄弟胆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蕙姑神去了。會芙蓉神。其戲言。寶
之遇仙狀。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知道。你到那裡去。可曾唬著麼。這回不用說了。以後要逛多帶著幾個人去罷。好不然。大
下錯愛。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賈母回到房中。喚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戶是怕他。

又聽得人說這裡林姑娘死後當晚有哭聲所以人不敢走的。滿宮館有哭聲也。寶玉一聽說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流下淚來說林林
妹妹妹妹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你別怨我。這是父母作主。並非我心。又非負心。知解起說越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見秋紋帶着
此人赶来。還不快回去嗎。對襲人道怎麼領著爺到這裡來。你大膽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廂門上有人說着你同一爺這
裡來了。唬得老太太們了不得。跟着我叫帶人趕去。還不快回去嗎。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接着就走。一面替他拭淚。痕告訴老太太
著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送到賈母那邊。眾人都等着。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麼今
兒帶他園裡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戶口倒頭不語。寶釵看這寶玉顏色不好。心裡著實的吃驚。倒還
是寶玉恐怕襲人受委屈。爲寶玉思慮不移。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爲好些時沒到園裡逛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裡還撞什麼了呢。鳳姐在園
裡吃過大虧的。聽見那裡寒毛倒豎。說寶兄弟胆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蕙姑神去了。會芙蓉神。其戲言。寶
之遇仙狀。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知道。你到那裡去。可曾唬著麼。這回不用說了。以後要逛多帶著幾個人去罷。好不然。大
下錯愛。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賈母回到房中。喚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戶是怕他。

第一百回

候方魂五兒承銷安

還孽債迎女返元真

解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寶玉悲傷成疾。便將寶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開談。說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
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心死的却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
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經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没有的事。只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算好的怎
麼。不曾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閒聽得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襲過來。難得沒夢。萬想是他到天上去。瞧瞧我這凡夫
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著。或者我從園裡回來。他知道我的誠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寶玉那裡去了。我
也時常疑若是果真不理我。這滴水童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寶玉之可憐也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後就在外間睡。你們也不管我。寶釵也不強
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得傳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是這麼說
羅。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的。以價能解事此相不昔。料著偏睡一夜可笑。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候
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瞧。二奶奶睡了。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二夜不安。那寶玉知是寶釵睡着。你們襲人
等各自睡罷。我也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了。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
一回各自假寐。且看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
與神父起初再睡不着。已復把心一靜。就睡去了。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扒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未有夢。便嘆口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
經年。魂魄不帶來入夢。寶釵一夜反沒有睡著。寶玉一夜睡不著。寶玉在外邊。這兩句便接着道。這句又說。夢撞了如林妹妹。時又該生氣了。玉環
推己及人。長恨歌爲少不可讀。寶玉聽了。反不好意。只叫起來。陪着他。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一個恥兒。就打著了寶釵道。你進來不

進來與我們相干襲人等不沒有睡眼着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丫頭來問寶二爺今夜睡得安穩若安靜時早些復讐欲至水教受之非魚也。因說是這事在太太那裡說其話大太太那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留了讓他去罷如今太

太太在太太那邊哭大約就過薨了老太太買母家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命裡遭著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著迎春進來淚流滿面因為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著淚別了衆人費母知道他的苦楚也不便強留你回去也罷是不要悲傷

砸着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沒來可憐我這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心不忍聽說著眼泪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費母等想趁探春不覺也大哭落淚只爲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爲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懶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着呢說著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費母那裡從朝至暮又閑了一天衆人見費母勢力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費母到寶釵那裡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且要等到恩典的時候減了等織好牆壁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合婚你怕相好不好薛姨媽是爲著大哥娶了親嚇怕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哭二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狠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究竟比旁人家戶好多著些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們家沒人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太太說了娶過的遂完了一宗事這裡太太也已不得安宁去可憐好端端道這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便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要敘幾天話呢寶釵道正是呢不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叫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却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真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見我這種濶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愈了一個意思何寶釵說道我昨夜在外間偶被睡着似比在屋裡睡的安穩的今早起來心裡也覺得清涼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着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擋我寶釵聽了明知他是早晨

嘴裡念誦是爲著寶玉的事了想來是他那個歡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秉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口官睡去我們端着做什麼信口不用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這麼襲人道依舊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到外邊一時照說跟了我來襲人道倒沒意思起來當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寶釵到是重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我罷昨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況他今日跟着我鬧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着出來寶玉笑道誰想這麼襲人道依舊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到外邊一時照茶要水的都留些神先兩個答應着出来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命襲人道：「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又打起坐来。宝玉睁开眼，看见袭人便道：『你罷，夜裡好倒水的。』寶玉便笑答道：『怎麼說？你睡得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成何畜生！』寶玉接着自己没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句話，纔進去關門睡了。這夜勝月五人伏侍一夜，麝月要去請婆媳，因爲沒穿衣服，着了凉，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裡，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忽然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

爲惜處剛開笑，笑伸臂，想是爲着她。賈政當作是父母氣象，說是爲着她。賈母說是爲着她。

賈母說是爲着她。

要脫了個影兒因又將相晴妻的心腹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裝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妻不覺動性發轉聽裡間已無聲有知是睡了却是麝月也睡着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救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從新剪了燭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赶穿著一件桃紅綵子小坎肩松松的挽着一個髻兒寶玉看見麝月果然晴妻後生勿又想起晴妻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賞飲歎的呆着也不接不那五兒自然方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喚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重大方看著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寶玉風度俊俊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和寶玉頗親都擔了所以犯這件事都擋在心上到無一毫知情了怎奈這位獵爺今晚把他當作輕重戶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腮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呀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睡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知晴妻姐姐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腦便道都道姊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問道晴妻病重了我看他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着點頭兒寶玉道你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裡亂跳便悄悄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扯扯拉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著早知擔了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見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說得的嗎既非身底誰能識此巧言寶玉著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面一樣一色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話來躡我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能別僵着坐着看涼著纔將奶奶想起姐姐怎麼囁咐了寶玉道說我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穿著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妻受了涼便說道你為什麼不穿著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僵着穿著衣服的空要知道說這話兒半失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綵子棉袄揭起來披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這不肯即說二爺蕙蕙能我不涼我的衣裳著著回到自己鋪邊披了一件長秋披上又聽了聽度月睡的正濃纔慢慢的來說今晚不是要養神呢鳴寶玉笑道帶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安穩過夜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談故夢中遇仙聽者疑其謂取過仙鏡頂替自己微服私奔五兒爲杜撰並非身受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接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麼坐呢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今天也是麝月姐姐和你晴妻姐姐顧我怕冷着他還把我攏在被裡躺着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縉好五兒聽見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獵爺之意却是實心實意的話兒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到沒了主意了是五兒心急縮處妙因微微笑着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怨不得的人家說你真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找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著口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個人唬了一跳裡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掀開五兒忙忙的拿了燈悄悄的躺下來是五兒承認定家原來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响早已驚醒了德一德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床上心裡明白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喚我翻來覆去胡思亂想更以像繃牀牆壁去却說五兒被寶玉逗了半夜又見寶釵咳嗽自己懷著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嘯着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話便只笑也不大話不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却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這般光景及寶玉醒來見眾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抹著眼細想昨日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是作者所存不復可考不復可考又發夢見凡華文字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

寶釵衆人都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慢慢的做着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為寶玉之事却也更不得夢不夢只是瞞的自己到不好意思便

道二爺昨夜可真遇了仙魔寶玉聽了只道晚的話被寶釵聽見了笑着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話越發虛心起來又不好說的

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入笑著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者麼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起身是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向日

心中自羞半星兒毛病即口得含糊道前半夜說了幾句我也没聽真什麼據了虛名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懷疑著二爺睡了後來睡了一是我

飛紅懷著鬼胎安能自主不知二爺還說來者沒有邊邊拖拖片子情形畢竟是說實事但儘著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

不知二爺還說來者沒有小鬼頭其亦存心動手寶釵低頭一想戶話明是為寶玉了請安私語是說實事但儘著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

花枝月端來說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傳重只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此事想到這不免面紅耳熱起來就赳赳的進房梳洗去了

且說寶母兩日高興裏吃了些晚上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的胸口胞閼鴛鴦等要回貴政寶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饑些吃了點子我餓一

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鬧干是答寶母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裡見寶母夫人處寶釵請晚安回來寶玉想著早起之事未免

報頭抱憾寶釵看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著他是個淑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以知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喚寶玉也自覺沒趣便這裡問和外間都是一樣的候方魂見一念之誠尚不

能持久極易其真心也寶釵意欲再說反寃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么意思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間睡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透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

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聲寶玉自己肅愧那裡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

著搬進裡間來一則寶玉懊惱欲安慰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於寶玉思嫌成疾不如假意詭舌便得稍寬親近以為移花接木之計于是當晚襲人果然

掏出去寶玉因心中悔愧寶釵欲寵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嬌錦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疑的了假以詞色以為移花接木之計

故而中可

再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梳洗了先到寶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鴨鴨開了鎖子取出祖上

所遺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那塊玉石挂件身上却也希空萬萬收出來遞與寶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得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

清楚說是那一块什麼匣子裡裝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麼想着拿出來做什麼寶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

前寶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了一眼那玉有三寸方圓形如甜瓜色有紅紫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寶母道你太祖爺這是我祖爺爺給我

的我傳了你那玉玦之賜自古皆非佳器病窮至哭著打了個千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照寶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你兒子不如你孫

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哭著去了寶釵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寶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耽延二天人鳳

姐等請安見寶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寶政立刻請了安請醫看脈不多一時太太來盼了脉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音感

了些風寒略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請政看了知是益常的約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請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而政又命請確打聽

好本末快去請本應老太太的病僧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請我倒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請了

一個看得行醫的來瞧好了如今不如找他請政道行醫却是甚難的越走不興歸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

故而中可

未盡語也
氣者或有之賈璉即忙答應去回來說道這劉大人出城教書去了過年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口得聽着不提且說賈母病時舍宅女眷無一日不來請安一日眾人都在那裡只見有園內腰門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鐵鑿庵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者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去請來鳳姐走到床前回說母舊相識是岫烟的妙玉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戴妙玉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綢秋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綵滾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綢淡墨色的裙子手執塵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如此打扮姑奶奶人修然塵埃之外昔有妙玉想著此人豈有其高高也耶妙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為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俗們這裡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熟隔場中你們雖在外圍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又惦記你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當你們的關不關門又關不關非傍人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喫烟笑道你還是那裡脾氣一面說著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尋訪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了好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惠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賈母吃藥也就好有年紀人要寬些賈母道我到不為這甚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膈飽悶剛纔大夫說氣血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受氣這不是那太太的脈理平常麼我和這兒說了還是一個大夫說賈母傷食的是胡兒仍請他來說著叫鴛鴦分付廚房裡辦一桌清淨菜來請他在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已吃过午飯了我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俗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具惜春立著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憂愁了心結大觀園圖旨意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所以沒興畫伏下文妙玉妙玉道你如今住來來往往根子可管何況乎方外在那一所才惜春道就是你纔進來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瞧你伏下文你如今住頭們回說太夫在老太太那邊喊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久後又添腹瀉費攻作急知病難禁即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的飲食心安了些只見老婆子在外頭探王夫人見叫彩雲看去問聞是誰彩雲看了裏陪迎春到深處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聲道我來了半日這種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音擾我心裡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奶奶跟著不來陪妻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發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太夫今日更利害了迎春彩雲道老太太大病者況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是要心靜靜偏聽見便道了頭裏好了一點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的說是這兩日有些病忍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太夫賈母道瞧我的太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回去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孝盡了福死了二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了頭教出家不打諱他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著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綱年餘不料被你擋致身亡迎春後失勢不值賈母病重衆人不便離開竟答應家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口渴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相處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情形說著驚驚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他告訴道老太太想更姑娘叫我們上去打探那裡知道更姑娘哭倒了不得說是姑爺傳了暴病太夫人等都守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勞病還可捱過四五五年所

以史姑娘心裡好着急。又知道老太太太病，是不能過來請安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來，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史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唉了一聲，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卦。」說罷，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床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喊喊的說：「瞧着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裏貴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着，去了。便傳齊了在家的一千家人，說老太太的事侍一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挂裡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一量，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裡還該多派幾個。個人類大等回道：「爺，這些事不用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有這項銀子在那裡打算。」並無費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看賴大等各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己房中，便問平兒和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一撤，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教人屋裡收拾收拾。」該掛著上了。若有丁寧，你我還能回去麼？」鳳姐道：「你們這裡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倒可你先去罷。着是爲你。你檢件衣裳，就來賈母房裡。賈璉先回到東寶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邊報大驚進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道：「老太太妨着些，實難會意。」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急忙使眼色，叫賈璉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裡衣服預備出來，駕駕自己去料理。賈母睡眼着，要茶吃。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說不要那個。到一鍾茶來，我喝。眾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茶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道：「老太太什麼口答說不必坐起來。」賈母道：「我渴了，要喝水。」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回分解。

第一百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訣夫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來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時候到老來，福已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就是寶玉，說我沒了。他一場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瞧着。王夫人便催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窓裡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反服下太白金剛散他說：「我有鳳姐道沒有。」賈母道：「這事是應該的。送完了，纔好。我們太老爺和珍兒在外頭罷了。最可惡的是史老頭，沒良心。怎麼終不來瞧我？」是因他我口氣。說着，哭得不能自己。賈母又瞧了一眼。王深文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即忙穿衣服，底下婆子們已經將床安歇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嗁悶，一响動臉變芙蓉，竟自去了。享年八十二歲了。賈母一生五福齊備，其逝世也殊無異。然有遺漏。眾婆子即忙停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進跪拜。主祭家人各處報喜。家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朝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放禮停柩，正寢。曹敬不在家，貴政為之。寶玉、寶璉、寶釵是續孫兒。尤氏雖可照應，他貴珍外出，依依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裡的事，不甚諳。賈璉的娘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小雖在這裡長大的，他家事全不知。

是正理人片私心山是那口姐寫求中細說不露痕

毫告已借故此忙關性狀及寶貴忙中蘭交少少自盡又狀驚

一日落此惹可不夫脚丈文形跡人言少少不肯

是她辦着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衰敗必是比齊府裡還得辦的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差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這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口有十九人抄家後尚有男女二百十二名此數目此數目俱是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

人難以點派差使心裡想道這回太太的事到沒有東所裡人多又將莊上的算上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量安事人多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

賛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管家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著鳳姐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磕頭雖說服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賈萬

說著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驚跑著鳳姐便拉起來管家說道老太太一應內外的事都是一命和二奶奶辦這些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清賸老太這輩子也沒有遭踏過什麼銀錢如今行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面的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

麼詩云曰我不惟出字行酒令時一舉驚驚之才出風入雅觸口生妙其又說費與其易也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賈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老太的身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費金好看的念頭易之訓可謂半片聖人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的我雖是奴才了頭敢說什

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辦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老

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見老太太呢老爺動地之事可對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況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不得錯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得無勤苦節操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

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著不般這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也不好違老太太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一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起來了驚道不是我惹急為的是太太不管閒事的老爺是怕招搖如若是二奶奶心

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來的人家裏事還是怎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頭好歹不得到底是這種

的聲名鳳姐道你知道你只管放心有我呢賈寶玉萬謝的託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竊竊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

本該體面的不要管他且按著他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孩子於是望望家的叫了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我找你住在裡

陰宅却沒有老太太的板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子來買賣幾塊田地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叫這些貧窮族中住著

話鳳姐便將賈璉講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纔老爺叫我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說是老太太自己

結果自己不自道戶說咱們都隨便起來了如今狼狽若老太太這種銀子用了誰還要麼仍舊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坎地雖有

他們都說且叫外頭先辦了回來再算你這些奴才們有錢的多留着沒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賤錢的

能耐還有陪錢的本事麼賈母之死傷人不能得如此曲盡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解什麼正說著來了一個丫頭說太太的話問二奶奶